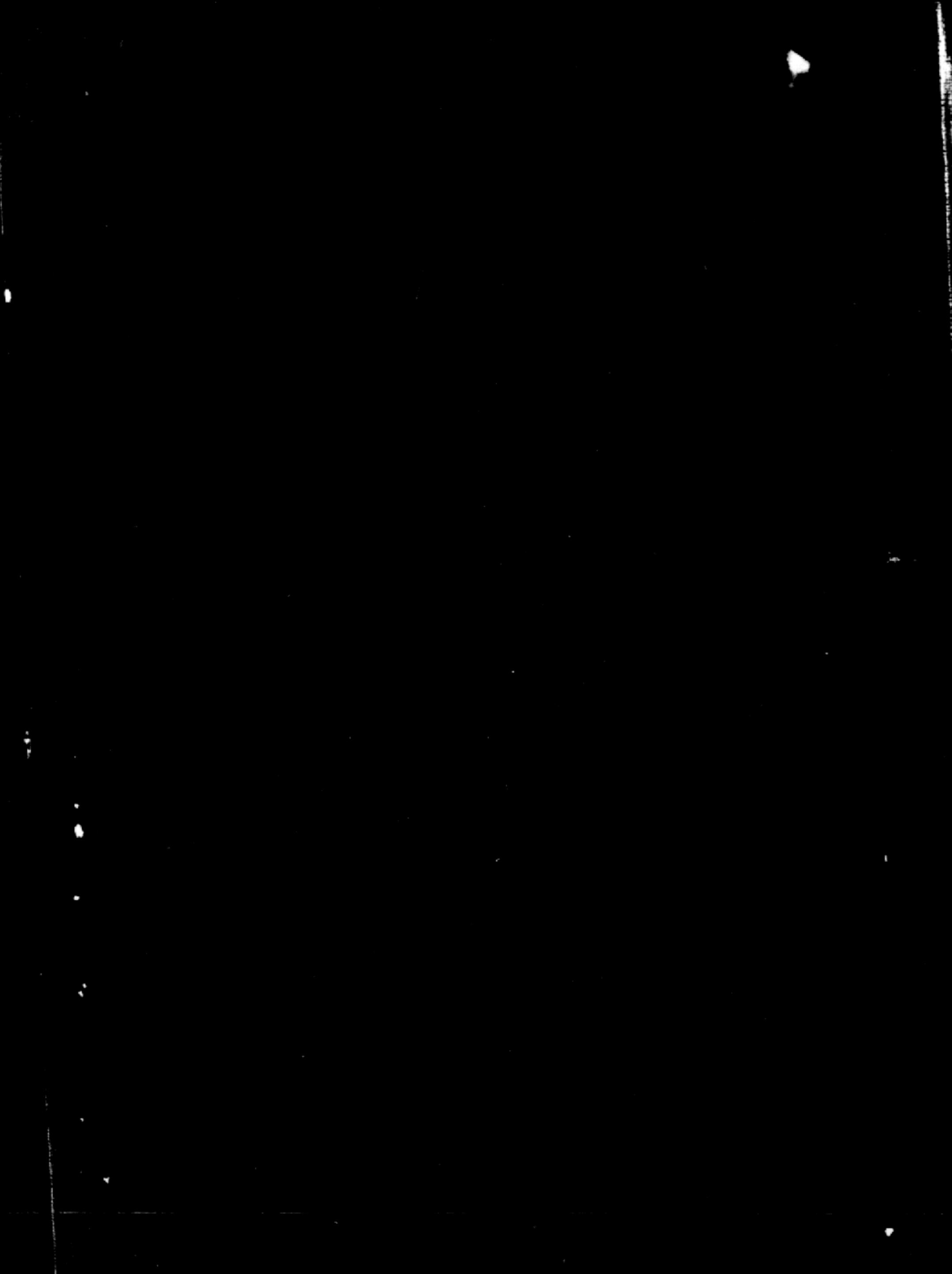


1947 年

第 167 期







生 活 周 報

195

SENG HWO WEEKLY

版出日一廿月二十年六第國民華中

Mangga Besar No. 79, Batavia, Java.

No. 157, 21-12-1947.

第 一 六 七 期

目 要

小 說	作文幼穉談.....劉亮君
論 言	生曲(譯詩)周奮輝恨的歌金帆
論 中 學 生 訓 育 問 題	孫運仁
逃 婚	趙芳華
官 廢 作 風	李水
瘋 癲 人	徐雁
一 封 信	黃峯
脫 俗 詩 選	荒蕪
南 國 之 夜	蓮子
回 國 去	露瑩
謠 都 上 海 的 謠 言 (通 訊)	白無垢

編 輯 行 生 活 報 社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務 公 司
 社 址 爪 哇 吧 城 孟 加 勿 舌 七 九 號
 電 話 一 七 三 八 一 一 七 四 城 區
 定 價 本 埠 每 份 五 角 外 埠 郵 費 五 角 半

小言論

作文幼稚談

劉亮君

聽說章衣萍先生在北平的什麼大學唸書的時候，是常常寫些不好的文章在「絲」上發表的。他自己很苦悶，苦悶什麼？就是因為文章寫得不好！但他的一位老師卻告訴他：「文章寫得不好也要做。隨時做不好，隨時丟去，老做下去，總慢慢會好的。」所以章衣萍先生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作「作文講話序」時，開頭就這樣寫着：「我一生最佩服周作人先生……我得了周先生的鼓勵，時常把我的不好的文章發表……」周作人現在做了漢奸，但這是他的人格問題，我們且不管它，至於他教人作文的方法是可取的。一個人開始學作文當然免不了幼稚的，世上有從來沒有學寫文章，而破題兒就「一鳴驚人」的人嗎？這，據我知道是沒有。

蘇聯大文豪高爾基，是全世界公認的一位天才作家。他人學校讀了二個月的書就失學了，雖然以後靠他的天才，不斷的自修，得到了高深的學識。但他的初期的作品是很幼稚的。他自己就曾這樣說過：「有一回，我必須用幾句話，表出中央俄羅斯的村鎮的外貌來，於是挑選了下面那樣的言語，加以排列，其間恐怕幾乎想了三點鐘——高低起伏的平原，被給鞭子抽傷的腫痕似的灰色的道路所分隔，斑點一般的村鎮涅庫羅夫市就好像放在滿是皺紋的大手掌裡精心的玩意兒似的，躺在平原的中央：」我以為這是寫得不很壞的了，但到小說印出的時候再一看，寫在書裡的，却好像是平常的什麼漂亮的糖菓匣，或是什麼似的了。」（見我的文學修養——高氏這段話，正是他開始寫文章時的幼稚的自白。

我們的魯迅先生是很會寫文章的，他的短篇小說，他的雜文都是很有名的。但他的初期作品和晚年的作品比較起來就幼稚得多。魯迅先生說過：「出屁股，腳手指的照像，當然惹起人發笑的，但自有嬰年的天真，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況且如果少時不作，到老恐怕未必能作。」「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却並不後悔，甚至於還有些愛，這真好像「乳犢不怕虎」，亂攻一通，雖然無謀，但自有其天真在……」（集外集序言）。

人生一曲

Henry W. Longfellow 著

周哲譯

不要用悲傷的詩句告訴我：

「人生是一個空洞的夢！」

因為那死了靈魂的睡夢中的人，
世界在他的中眼也改觀了。

人生是真實的！且偉大的！

墳墓不是人生的目的；

你從土中來，也將回土中去；

這不是指靈魂而言。

人生的目的和道路，

不是享樂也不是悲愁，

那是工作！使我們的明天，

會比今天進步一點。

學海無涯，而時間是有限的，

我們的心，雖然比健健與勇敢，

仍舊像一個悶鼓般，敲着，

送葬的進行曲到墳墓去。

在世界這廣大的戰場中，

在人生的幕營中，

不要像啞吧牽着牛，

要在鬥爭中成爲一個英雄！

不要妄想和信任虛假的將來；

讓已死的過去埋掉吧，

工作——在現活的人生中工作，

放胆的幹，上帝在頭上的！

偉人們的生活展示了我們，

我們也可以使生活變成偉大的。

同時，在我們死後，在時間之沙漠上

留下我們的足跡！

很多人是害怕和討厭幼稚的。但我却不害怕和討厭幼稚。我的意見完全和魯迅先生相同。出屁股，脚手指的照像有什麼打緊？一個人從來沒有作文，一旦作起文來就想和時下的大文豪家並駕齊驅，這思想是幼稚的，是可笑的。這正好像「一個嬰兒剛剛從母親肚子裡脫胎出來只會呱呱幾聲，吃奶都還不會，遑論學步，但他竟要與青年人賽跑呢，這是妄想，這是幼稚，是可笑的。」

「有恆」與「失敗」是一切事業成功之母。初學寫作的朋友們，你們要醫治幼稚的毛病，就要不間斷地讀書寫作，讀書如有心得就要作文，老是讀書，老是作文，作文不好還是要作文。能如此，總有一天會成功的。卡德門博士，是美國最初名人物之一，聽說他每星期日廣播講道，聽衆是不下五百萬人的。但你知道他的出身嗎？「卡氏從十一歲就進英國礦煤工作，經過悠長的十年，每日在地下工作八小時……當他在煤礦裡面，做着馬兒的工作的時候，每次必須守候一二分鐘，等他的車輛卸清；在這守候的一片時，他必探索囊底，出一書。在這礦層深處，沉黑不能自見其手掌，必就一昏暗朦朧的舊燈，方時展讀。而每次閱讀，又鮮能逾一百二十秒的一瞬息。然而卡博士必攜一書就讀。他說「寧可不吃飯不可不讀書」。（見偉人與修養）像卡氏寧可不吃飯不可不讀書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沒有「恆心」和害怕「失敗」的人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因為人世間一切事業的成功，都是經過不斷的努力和不斷的奮鬥得來的。記得韜奮先生在什麼書上說過：「我們看見某人事業的成就，心裡非常羨慕他，以為他是微幸成功的，而不知在他的成功史上是有着酸辛淚在裡面的。」（大意）我們翻開中外文學史有看見過那一位大文豪微幸成功的嗎？沒有的！他們的成功祕訣是：不怕難，不怕失敗，有恆地，永遠地。

初學寫作的朋友們！請記牢吧！幼稚是不打緊的，只要你有恆心，有恆心就能得到高深的學問，有了高深的學問，才能醫治幼稚的毛病；失敗是不打緊的——例如稿件投到報館裏沒有發表之類——只要你不怕失敗，一次二次三次；五次！十次勇往直前，成功是可期的。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打倒滿清不也是經過十次的失敗嗎？最後不是成功了嗎？革命如此，作文亦然。在這裏讓我熱情地誠懇地和你們拉着信心的手，齊向成功之途邁進吧！

足跡，也可能使另一個航過這生的嚴肅之海，而遭了難的絕望中的朋友，看見了這足跡，重新鼓起勇氣來。讓我們起來幹吧！

不管任何的命運，仍舊的創造，繼續的學習，學習着勞作和等待！

恨的一歌

△金帆▽

他知道，這是最後一次，走在這故鄉的土地上，他，一個為人民戰鬥的青年，現在被特務捕了要送去「遠方」。

那是故鄉帶着眼淚的風，那是故鄉蓋着樹葉的泥土，那是哭腫了眼睛的房屋，那是站着獨腳的白楊樹。

他去了，默默的去了，他默默地望着故鄉的天空；皮鞋在後面響着，槍刺在後面劊子手上閃閃地發亮。

沒有淚水，他學會了不哭，他學會了笑，忘記了嘆息，他有愛，他愛故鄉受難的人民，他學會了恨，恨獨裁的暴君。

這是最後一次了，他走在故鄉的道路上；故鄉用悲憤的眼睛送着這忠實的兒子，這兒子呵！今天被劊子手送到山野去槍斃。

此處只是提其、要而已。

如何貫徹方針，達到目的，這就要看方法如何，方法與方針當然不能分開，而過去法西斯主義的訓育方針，一定有一套「嚴格管理」，「絕對服從」等訓育方法。在現代民主主義的訓育方針下，訓育方法亦必須合乎民主的科學原則。所謂訓育方法並不是指某些管理學生，偵查學生行為的技巧，至如操行放核、學生請假、宿舍管理等，包括在訓育方法中，但也不過是枝節的部分。此處所指的訓育方法乃從中學訓育的整個問題着眼，可分幾個要項來闡述：

第一，是訓育制度的建立，中學訓育施設的第一件要務，即建立健全的制度。我國中學訓育組織已經過不少變化，由學監制而改為訓育主任制，由訓教分設而訓教合一，最近又倡行導師制。不覺名目如何，形式如何，過去的中學訓育組織，大都不合時宜，或有名無實。現行的導師制，則往往有導師而無制度，有形式而無內容，現代教育必須是具體的，健全的制度來推動，決不靠一個主任或少數導師來包辦。如何建立健全的訓育制度，應該注意三點：

(一) 配合學校一切的組織，訓育制度不是學校中孤立的部份，不但訓教要合一，訓育與學校的事務工作更其關係，所以訓育制度在組織上應該融貫全校，在確定組織方式及組織系統時必須詳細考慮，務使學校中的各部門，各個人，各項事工，都有利於訓育工作，千萬不要使訓育工作受到組織關係

上的牽制。

(二) 以學生組織為基礎：訓育者與被訓育者，在訓育制度中是合為一體的。目前的各中學大都把訓育者與被訓育者在組織形式上已很清楚的分成兩截，形成一種對立狀態，造成訓育工作上的最大障礙。訓育工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組織學生。訓育者個人的學力與人格，固然在誘導工作上亦極重要，但同時必須有相當的組織能力與組織興趣，否則不可能發揮他的訓育作用，學生本身亦必須在民主集中的健全組織中，才能養成奉公守規等優良的習慣。學生沒有組織則無從進行訓育，無組織的個別談話和其他零亂的師生接觸，在今天已不成為訓育的重要事項。所以訓育制度不但包括學生組織，更須以學生組織為基本。

(三) 組織形式上要適應工作內容：訓育工作的範圍與內容不是一成不變的，更不是千篇一律可以隨便抄做的。建立訓育制度時先要明白本校訓育工作的實際內容，根據學校的規模的大小，學生數的多少，校內外環境而確定制度的形式，安排組織的系統。往往有些學校的訓育組織形式上弄得很完密龐大，系統拉得很長，可其實在不需如此，根本沒有幾個工作人員，組織表上的名目大半虛設，所以訓育組織必須求其靈活運用，適合以實際工作為需要。必須做到組織上有一個名目，必須實際上有一項工作，同時也不要使一項工作遺落在組織之外，無人負責。

第二，是訓育活動的開展。訓育作用決不能產生於靜止不動的狀態中，幾十年來中學訓育的最大病根，就在於沒有具體活動，甚至壓制學生活動，只要學生安靜無事，就算訓育成功。也有若干學校主觀上並不壓制學生，也很希望學生生活合於規範，但只知道諄諄說教，處處管約。結果，費了許多氣力，依然得不到效果。所以訓育工作，主要是開展各種活動，各個學生個性習慣，優點缺點，只有在實際活動中表現出來，他們的壞習慣，壞性格及種種錯誤卑劣的意識，唯有在團體性的活動中革除，優良的品性與習慣也唯有在團體活動中養成。現代訓育所要求於學生的一「自我紀律」，決不能憑說教懲戒去促成，如有經常的有規則的團體活動，則「自我紀律」可以自然產生。如何開展各種活動，訓育工作者必須虛心考慮，耐心指導，訓育活動當然要適合學生的需要，但亦須有嚴格的計劃，通過健全的組織，並有合乎上述訓育方針活動目標，下面兩點更須注意：

(一) 自治會活動為訓育活動中最重要者。學生的飲食起居，自修娛樂，日常一切，都包括在自治會活動中，如有健全的自治組織，緊張有序的自治活動，則訓育工作已完成了大半。

(二) 開展訓育活動必須擴大訓育範圍。傳統的訓育把訓育內容限於所謂「德性修養」，其實「德性修養」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能表明出甚麼具體訓育活動。具體活動

〔下接第十四版〕



逃

婚

趙芳榮

旁晚七點多鐘，太陽已收了它通紅的光線，大地現出了灰黑色，路上的行人都趕着歸途。偉——一個十八歲的英俊青年，放開脚步，焦急的走着。經過了一個轉彎，他走進一間屋子裏，急忙地把門關上了。

屋內坐着幾個男女青年，在那暗淡的油燈光下，更覺得他們活潑可愛。他們正在開着一個秘密的會議，他們用驚異的眼光迎接偉突然的到來。武大哥問他說：「偉弟，有什麼事呢？」「唉！……」偉想回答他，但是又說不出口，像很悲哀似的。「怎麼呢？偉弟，不妨坦白的說，我們也許可以幫助你解決。」大哥，「偉一面說，一面眼淚已經滾出來了。「今天我底……母親已……斷送了我……一生的……幸福了……」他說到這裏，哭聲更凄切，身子禁不住伏在武大哥的肩上。「怎麼呢？我親愛的偉弟」。武大哥一面用手撫摩着他的頭髮，一面很細心地問。這時偉仰起了頭來，向武大哥注視了一會才說：「大哥，我告訴你……今天我的……父母竟迫我和一個……陌生而落後……的女子訂……婚……而下學期……不准我讀……書……我學生意。從此……我便走上……絕……」

，那時四面的青年男女，都注視着他，然而個個都靜默着，武大哥也在思索着。

過了五分鐘，武大哥才打破這沉默的空氣，「偉，那麼你想和那位小姐結婚嗎？」「我甯死也不願」。偉不加思索地說。「那麼！你怎麼辦呢？」武大哥問他。「我想逃到××去工作，一來可以爲民衆盡一點力，二來也可以避免婚事」。他說到這裏，四面的青年都現出了嚴肅，感動，和驚異的態度。「那麼！你有決心嗎？」武大哥用試探的口吻說。「爲什麼沒有決心呢？無論怎樣辛苦困難，也得爲着我的理想幹下去。」偉很慷慨地說。「不過，在那里住的不過是茅舍，吃的不過是粗小米飯，每天還要爬山越嶺，你是一個驕貴的公子，那裏吃得這樣苦呢？」武大哥故意激他，試探他。「難道我就不能吃苦頭了嗎？我無論怎樣也要去，將來有事實給你們看。」偉有點激怒了。「但是，你的父親有這麼多財產，又得你一個兒子，你真能捨得它嗎？」「財產！這只是一個人的幸福，有什麼用呢？我決定捨去他。」他用激昂的情緒很有力地說。那時四面的青年男女都被他的堅決感動了，檯上的油燈被風吹得搖擺，壁上掛着的時鐘，響！響！響！

官僚作風

季水

邵組長怒冲冲地跨出了會議室，便大聲喊道：「動工！動工！動工！他媽的皮。」

「是！組長。」一個瘦瘦的高個子，氣喘喘地說。現出一臉孔的恐懼。

「你媽的皮，你忘記了，我每晚幾點鐘汰脚呀！」

「是！」動工如同得救了似的，回身舀水去了。

邵組長現在已坐在自己的寢室裡了。一臉怒氣，對着壁上自己的照相生氣。照相裏的邵組長，自然也是西髮雪亮，西服筆挺，在西髮與西服之間，嵌着一張含着笑容，既漂亮也敦厚的臉。與此刻眉毛倒豎，口嘴緊閉的尊容，判若兩人。至於邵組長爲什麼要發這樣大的氣呢？究竟是生誰的氣呢？這也難怪他。像邵組長這樣一個畢業大學，靠了上代的匾子，和他夫人廣大的交際，使他步入官場以來，一帆風順，就做起什麼主任科長參議員等類的官。不消說他從沒有受過人家的氣，祇有人家歌頌他，奉承他。祇有他責罵人家，改正人家的錯兒，從沒有人敢來責問他，或指出他的錯兒。然而，在今天，就是剛才開分隊會議的時候，竟有人斗胆的批評他：「邵同志，你也有些官僚作風呢。如果能把此風改去，那你，邵同志，你就是一個完人了。」

各人面上都現出了疲乏的様子；只有武大
哥在思索着，再過一回，沉默的武大哥哥忽然
說：「那麼，偉弟，你想在什麼時候去呢？」
「我想取到了金錢，衣服，才能去，大約明
天十點鐘。」「好！現在你可以回去準備；我
無論如何盡力幫助你。」
偉從小路慢慢地走回家，微風向着他底
臉來吹，使他打了幾個寒顫，在新月殘光的
照耀下，更顯出他底勇敢，熱情，天真。走
了一會，已到他自己的屋外，他一下子跳進
去。他底父親躺在廳中的貴妃床上。偉進了
屋內，他底父親用尖銳的眼光注視他，氣沖
沖的說：「偉，你到什麼地方去？要知道我
做父親不像別人，不說就打破了你，快說」
。坐在椅上的母親也責罵他：「孩子，別把
我氣死啦，和你訂下的婚事，你又說不好，
如今不管你願不願也訂下了」。偉一聲不響
，熱淚不斷地流下，心裏非常的悲痛，這家
庭雖然給他很多痛苦，但到臨離開的一刹那
，他好像又有些留戀似的。等一會，偉走上
樓中自己的房子裏，伏在床上哭着，經過一
會兒便睡着了。

當天空現出了魚肚白，樹上的小鳥支支
〔口旁〕地歌唱，路上也有幾個人行走。床
上的偉，早已清醒，在床上輾轉反側地思索
着逃跑的計劃。時光很快地溜過，晚上十時
鐘，發出九下響亮的聲音。偉的父親也回到
店裏做生意了，睡在床上的偉，這時才慢慢
地起來，他故意裝出病的模樣，沉重地呻吟
了。他的雷：「偉，你有病嗎？假如有病在家
休息吧！一這一句正中偉底心懷，於是「老
鼠跟繩上」，「是呀！今早不知爲什麼？頭
痛眼花，彷彿是有病」。等我保〔火角〕些
涼茶給你飲，你好好地休息吧」。他底母親
很關心地說。偉便走進他父親的房子裏，他
的母親也到外面買涼茶去了，家裏只留下他
和他的妹妹！他的妹妹在門外和小孩子玩耍
，偉看到家裏沒有人，便實現了他所預定的
計劃了。然而他的心却忐忑地在跳着。
再過半個鐘頭，偉吃過了涼茶，過一會
便說：「沒有什麼病了，還是回到學校去吧
」。于是他將準備帶走的東西放在書包裏，
匆匆地離別家庭而去了。
父親回到家，在桌上發現偉留下的一封信
；
母親：
今天我沒有向你倆告別就跑了，委
實太使你倆傷心，然而爲着我的前途，
我不能不這樣做。我去的原因：第一是
爲了我光明的事業，其次爲了不願和
某女士結婚，請你倆將這婚約取消好了
，我領取你倆的金錢，更使你倆難過，
但，爲了沒有旅費，不能不這樣做。
臨別匆匆，不能多言，就此擱筆。
不孝兒 偉上

他底父親看完後，整個呆住了，嘆息
一聲，眼淚也滴下來，他開始感到懊悔
，然而已經太遲了。
的臉，一副瘦瘦的骨格。
「他媽的皮，一個病鬼，也來批評我，
他媽的皮，依我當時的脾氣，一拳頭打死他
。叫大家也知道我的厲害。」
邵組長把拳頭一擡，彷彿批評他的那個
又瘦又黃的傢伙，就已應舉而倒，然而，突
然檯子上「碰」的一響。却把茶杯，叫人給
、硯合、水盅等物嚇了一大跳。
「是！組長，來啦。」那去舀水的勤工
，剛巧也走到門口，聽見邵組長又在拍檯子
，不禁也大嚇一跳，連忙急急地答應着，輕
輕的推開門。
可是邵組長却並沒有理他，祇在想：「
他媽的皮，一個助理組員，而且是我手下的
小職員，他媽的，竟敢批評我，下我的面子
。他媽的皮的，他敢批評我？他敢批評我？
他媽的皮的，我官僚作風不官僚作風，管他
什麼事？他媽的皮的。我一定叫他滾！滾！
滾！他媽的皮的。」
「組長，汰脚。」勤工把半面盆熱水，
輕輕的放在地板上。
「哦！」邵組長把椅子一轉，轉了個九
十度的角度。一雙脚便放在勤工的面前。那
勤工連忙跪下一隻腿，先給它脫去了皮鞋，
套上了拖鞋，然後又給它脫襪子。
邵組長却還在想：「他媽的皮的，我最
客氣呀，他竟當了福氣。我們開分隊會議，
祇是個形式呀，我客客氣氣的叫他們自由批
評，我叫他們儘量的批評我的缺點，也祇是

瘋癲人

【社會小品】
雁 棕

「綁得緊呀！綁得緊！」
「把那個繩子再拿過來……」

「極力壓着呀！……」
「胃部綁得緊固嘍！」

「是的，不然會掙扎脫開呢！」

「好了！抬得小心點兒！」

這吵雜的聲音，衝破了靜寂的馬路，是在瘋人醫院的門前，有八九名院裡的職員與看護，加上兩三位華人，他們正在捉綁住一位約三十五歲左右的瘋癲人，他像甚不願意進醫院裏治病，他憤怒得狂喊叫罵，揮手動脚，盡力掙扎，幾乎在作生死的沖戰。

他：竹君住在日埠的華僑，家裏有親愛的妻子已經生了兩個很可愛的活潑女兒，長者約已九歲，次者方在三歲中，全家四口的生活，一概靠着竹君個人負擔；他依賴在煙廠捲烟的工資，平日度着得過且過的生活。

從他軍的、拍給嚙一到印尼的「西葉」時代，竹底家庭照常地生活。

在某一天晚上，一個陰沉寂寞的深夜，颼風一陣陣地掠過，偷襲幽室的空氣，涼爽的氣精微地沒人睡夢的人間，竹一家人正在熟睡中，一轟轟轟……一陣的聲音，突然響着，彷彿雷公的怒吼，竹從密夢中驚醒起來了，揭開眼簾，黑暗迷住了他們，他就起床，一手摸桌桌上與抽屜尋找火柴，然後則擦了一枝點着了桌上的油燈來，紅霞微弱的光線

照着在房間內的一角，他伸了一伸疲倦的腰，在桌旁的椅子坐下，睡意漸漸的消失了，他移動着輕輕的腳步，在房間裏走來走去，下意識地開了房門，帶着沉重的腳步緩慢地直往後門去，打開了後門，踏出門檻，走到小菜園裏，種菜。他日常業餘最感興趣的工作，不過在深夜裏，在菜園徘徊，是不尋常的現象！

他似乎癡呆，如有心事似的，無意中仰首望着陰暗無邊際的天空。是時，月兒正緩慢地衝出黑雲的包圍，逐漸直往蔚藍的天空，沒遮擋地直照着竹底臉頰與整個瘦削的身體，他發默的立住在月光朦朧之下，凝望着被微風吹得搖打擺跳舞似的花菜，傾聽蟋蟀與小蟲的鳴唱，溫柔而蕩漾的聲音撫慰他底心；把沉慮減掉了些兒，微微的笑容表現在他底血龐。

從遙遠的地方突然傳來蕩漾的呻吟，漸漸地逼近；聲音愈響亮，高呼「西葉」與「焦土」一口號命令的聲音，刺襲住民底膜，他掉過頭來，望着聲音發起的地方，看見天際有些發紅，如條虹似的畸形，聲音逐漸吵雜，紅色的景物逐漸發亮，月兒鑽進了雲堆裡，一時透不出光來，不久紅光竟然遮住了半個天空，連地上的草葉和屋頂的瓦片都被映得發紅，火星在紅光裏飛騰，火勢擴大起來。看着這奇異的景物，他對於自己底命運，便不能再有絲毫的把握了，他驚得發癡。路，站片刻，然後如從夢醒來的急急匆匆地飛奔進房裡去，大聲疾呼喚醒着正在夢中的妻子與女兒。忙於收拾衫褲與重要的東西放在包袱裡。

個形式呀！也祇可在形式上說說的呀，本當不得真。而他，他媽的皮的，他竟當起馬來，也不想想自己的地位，也不想想我早他的長官，對長官可不可以隨便批評的？他媽的，有歷史以來，就沒有這種氣死人的事兒，我非叫他滾蛋不可，叫人家也知道我的厲害……」

邵組長正待細想下去，勤工已把他的褲子脫去，輕輕的捧起他的兩隻又白又肥的腳，輕輕的放入白瓷盆裏。大概是因為水熱了點吧，邵組長把腳一縮，陡的站了起來：「你媽的皮的，你也有意來燙我，一接音就是一光一的一響，一個耳光。『你媽的皮的，你也給我滾吧！』」

勤工已從地板上站起來，驚嚇得有些呆了。在強烈的電燈光下，照見那被打的一塊和兩隻眼睛，已條地翻起了紅潮。

「還不去舀點冷水來，你媽的皮的，死坯。」

於是勤工又舀水去了，邵組長也繼續想下去：「他媽的皮的，我一定得叫他滾，我先寫個手令叫他滾呢？還是打個簽呈呢？先下手令叫他滾吧，雖然也做得通，可早手續上有些不合。光上個簽呈吧！說他甚麼呢？呵！對了，說他藐視長官，對了！說他藐視長官。怎麼起頭呢？竊職，不對，根本無須竊，開首就是一「查一吧？對了，各本組了，對了，查本組助理組員×××，對了，對了，藐視長官……」

這一回總算成功了，雖然祇加了一點點冷水，可是在邵組長的兩腳，無異減低了兩百度。邵組長把兩腳的腳指撐開，輕輕的拍着水，那勤工也輕輕地擦着。……

脫俗詩選

荒蕪

良久，良久，微蹙的額頭又攤平了，笑；這是詩意的靈感來潮時候呵！立刻他又疾速地埋頭落筆，眼睛不眨的，手腕也不會懈怠過，嘴角還怕遺忘了地滿懸詞藻，終於不久，一首美麗字眼的詩篇墜胎了。

「呵！呵！……撲殺過去呵！」他異常激動於這篇詩的成功，滿身的血脈在沸騰，最後竟忘形的捧得高高地，斜歪眼睛欣賞朗誦，認為這次的成功是：非天才莫得之傑作，並不是凡夫俗子所能相肩比並的！

心裏樂得癢癢的，正高聲朗誦之際，虛掩的房門便給風吹開了，跟着就露出一個清瘦長瘦的個子，一身白色的校服，笑呵呵的，自然地。

「又完成一篇大作啦？真不虧為詩人！——來客打擾他的輿緻。」

他從交椅上跳起來，「呵，小林進來，

淡黃色的氈泡底下，聚神地伏在案頭用鋼筆不停地在稿紙上寫着，一百，兩頁塗過去。面臨蟲聲唧唧的庭園，黑暗暗的像顆豆粒般大小的火光。剛才下了一場毛毛细雨，天氣着實是冷得怪哩！沒關係，好在還穿着一套從洗衣店領回的絨背心呢。突然地忙碌的筆停住了，他，緩慢把深思的頭抬起，用手托着下巴朝窗外望：



一封封信

黃峯

爲了某種煩悶，獨個兒的走出門外散步，外面是清靜一片。沒有星，沒有月，祇有路旁的電燈，黯淡的發出光芒。

這是一個剛下過大雨的寒夜。路上的行人很少，但對面妓館面前却停着不少的自由車。我慢慢的獨自的行着。雨後的涼風，凜凜的刮着我的面，手，脚。使我打了好幾個寒慄。

遠處的播音機發出的歌聲，一陣陣的，隨着涼風送進我的耳朵裡：「我要回去，回到那可愛的故鄉，我要回去，喚起被壓迫的奴隸：」歌聲，是那樣的悲壯，憂鬱使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停住了脚步的聽着，隨着這歌曲有力的拍子，心中的煩悶，更加的沉重了。

那輕颺飄懷念故鄉的幽恨，又慢慢的襲擊着我的心靈。

回到屋內，點鐘已打九下了，但是我還沒有半點睡意。爲了煩悶的緣故，又不得不打開那已看過好多次的，剛從國內林先生所寄來的信。於是挑亂我心思的語句，又呈現在我眼裏了：

「峯……說起來你大概不會相信的罷！或許你還會以爲我在和你開玩笑呢，但不，決不，這已成鐵一般的事實，呀！告訴你吧，請你不要驚慌，呀！從前教你們歷史課的王

先生，他已在這幾年的抗戰中被淘汰而變質了，你大概還能夠記着的吧，那時的王先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但是如今他已變了，他現在在故鄉，已成了一個標準的土豪劣紳了。我也不知他何以會弄到這般地步，因爲，在我回到祖國的時候，他已不知和他的幾個同鄉，飄流到何處去了——他是在最近國共開火後才回到故鄉的——我和他，現在可說已完全斷絕了來往，因爲以我這個窮酸的教書匠，那裏能被他看的眼裡呢？他現在倒很舒服，穿的是筆挺的西裝。甚麼原子褲帶呀，原子鋼筆呀，原子雨衣呀！無件不備，還有那永遠擦得像鏡一般光亮的皮鞋，開口時，已沒有從前懇切的語氣，換上的是一般驕傲與虛偽。呀！他現在可說已成爲一個剝削下層階級的吸血蟲了。現在你若能遇見他的話，你大概不會相信從前他就是教過書的王先生呢。爲了上面的情形，所以我和他，無形中已斷絕了已往熱誠的友情了！」

讀完了這封信的時候，我不禁輕輕的嘆了兩口氣，我想用理智來制止我憂鬱與悲哀，但這已失去了效力。王先生的變質，給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我悲憤的咬緊着嘴唇，讓那無情的現實，一重一重的壓着我的心靈，我的眼睛不覺潤溼了。

在迷朦中，王先生的臉孔又浮現在我的

我早想你請來啦！」迎上去攙着小林的手說「隨便坐，隨便坐」。

可是小林却不照他的話就坐，沒拘泥地向案頭奔攔，視線移到剛給他擲下的新詩稿上。

「是嗎，果不出所料！」小林拿起來過目。

「這是一篇詩序，是前回籌備了很久的「脫俗詩選」的序！」他很興奮的從抽屜裏找出一疊詩稿，珍惜地遞過去。

對方接了，奇異的說：「哇，有詩選了？」

封面畫的是一堆白雲霧，飄飄然地欲朝上昇，充滿閒情逸致的氣概，畫得挺精工，並且還特意用紅墨筆寫了幾個時穎的廣告字：「脫俗詩選」一差的還是散散落落，未訂成本，於是小林翻下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首「懷伊人」：

昨晚我又在夢裡會見她。

她穿着潔白底衣裳

配上白哲底鵝蛋臉

長底睫毛纖細底手指

含情脈脈的美麗星眸底眸子

楊柳般底身腰，

她早絕世底佳人呵！

她底談吐溫柔得象棉花

她底勻稱苗條底身段，呵出濃郁芬芳呵！

我願獻出……

眼前了，依舊是一張鎮靜，嚴肅的臉，至今雖然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但王先生教書的聲調，態度，還活生生的印在我的腦裏；尤其是他每逢講到國恥時的沉痛的音調，是曾經那般的感動我幼稚的心靈。記得有一次，王先生講到七七事變時，王先生是在七七事變後才回祖國的。我軍這樣英勇的抵抗日軍，和當時中國官員們的惶恐與無恥時，我們因為受不了這強有力的刺激，全班同學的臉上都表現出一種憤怒的表情來，有的甚至忘形的緊握拳頭，咬緊牙根。教室內頓時呈現着緊張的氣氛，那時的王先生，實在是得到我們的好感。雖然他講書時老是沉着臉孔，但是我們已從他嚴肅的表情中，得到了比微笑更加深遠而耐人尋味的温情與鼓舞。還有，當時和王先生離別時的一幕，又重演在我的眼前了，當我望見王先生走入汽車裏時，我的心中，好似有一件寶貴的東西被王先生帶走了似的。汽車都都的響着，牠

的後影，漸漸縮小了，終於在一叢小林的後面不見了，當他最後一次從汽車裏伸出手來，揮着白巾，向我們辭別時，我感到一陣心酸和惆悵。

「再會吧！峯，我不再留在這裏了，我要走回祖國去，幹着我理想的工作，教你們國文的林先生，下個月底，他也要回到祖國去的，再會吧！前途保重。」

這話王先生別時對我說的最後一些話。現在想起來，還好似昨天剛聽到的呢。

以上的回憶，不覺佔有了我的心房。忽然，開着的窗門，碰碰的響起來了，我急忙丟了那封信，回轉頭去，往窗外一望，戶外是黑漆的一團，風呼呼的響着，我離開了桌子，路旁的大樹，被大風打得左右不定的搖擺着，不時遠處傳來一兩聲隆隆的雷聲，風越吹越緊，我急忙的關好窗門，當我彎下身去拾剛才丟在地上的那封信時，外面又開始沙沙的下起大雨來了。



南國之夜

蓮子

南國之夜是美麗的……

當月白風清，晚風微拂的傍晚時分，夜神很奇妙地把輕紗般的銀白色遮蓋着大地！這是可頌讚和留戀的南國之夜啊！我們能看見那點綴着椰樹高聳的海濱和靜悄的人行道，常常有一對對的南國青年好似不肯放過這美麗的夜景似的在漫步走着，那椰樹下面

唧唧我我的情侶！這一切，都是南國之夜的特色啊！

我，也曾有一次，也是在美麗的南國之夜吧，像是不肯放過這良宵似的，一個人在幽靜的村間散步着，我想：都市的南國之夜是喧囂而鄙俗的，祇有鄉間，才能溶洵在遠南國之夜裏；忽然，從不遠的地方傳來了一陣

他的臉部全神貫注在對方的面，準備接受恭維，褒獎，但是小林的臉是冷漠的，沒有表示地翻下去。顯着他是有點失望了，可是還勉強捺下性子等着，希望可能不至於毀滅的！

「火底歌唱」
呵！我深愛火

在黑絨絨的夜裡

我舉起通明的火炬，穿窺在森林間。

嚇退了魔鬼，前進，前進！

我在黑夜裏摸索光明

呵！我深愛火

偉大的火！

此後小林不再看內容，只略為看了看題目便翻過去了：「在月光下」，一她的背影

「，一我們底火炬……終而翻完了，暗付：

撒個屁，想呵念呀，火炬呵光明呀，簡直是

新八般！」小林得了這麼個印象。

「登雲」登「馬凡陀山歌」有看過嗎？

他，登雲臉孔有點變青，牙齒根根地咬

，既得不到恭維倒也罷啦，反而要在自己面

前誇耀別人的威風，真是他媽媽的！「那種

俚俗不支的東西嗎？我就沒有，時間精神看

呢！」

他驕傲而藐視地將那疊「脫俗詩選」疊

齊，碰的一聲，索性放回抽屜裏關上……

哭泣之聲，像是埋怨又像是含無限的痛楚似

的，在這般寂靜的夜而又安靜的村里，這聲音是很清澀的傳入我耳中。

「你……這樣夜了，為什麼還在這裡哭泣

？——我看到了一个蓬頭垢面，穿着破衣的中

年婦人。

抬起伊潤澤而充滿着怨恨和痛苦的眼睛

看着我，沒回答，又繼續的嗚咽着了，或許是

因為有人問起，觸起了伊的傷感吧，哭得更

悲楚了。

「……我不知怎樣說才好，只得帶着慰

問的口氣說：「為什麼要哭呵……南國之夜，

不是充滿着喜悅和美麗嗎？」

「美麗，唔！是的，美麗！」伊忽而停

止了哭咽，低頭自言白語地說：「南國之夜

是美麗的，你祇祇看到美麗的一面罷了！……

還可咒咒的夜！」

我像是明白了伊的苦楚——我發覺了美麗

的南國之外，還有一個恐怖的南國之夜！

「是的，我相信南國之夜或許是美麗的

；那是在過去吧，在K埠，我有一個柔誠的

丈夫，我還未有個兒女在身旁，的確，他們

——那南國的青年們，也曾經說過：「南國之

夜是美麗的！」但是，這夜之夢被打破了；

烟沖到我們房中，也顧不了錢財和物件了，

我們五個人，衝出了樓門那裏知道樓門外還

有了那些獸兵，一看見我們出來……一說到這

裏，伊已經泣不成聲了，讓這月夜吞沒了這

一切！我也默默無聲地，心裏面已充滿着一

陣悲痛與切恨的憤慨，殘忍，鮮紅的血！禽獸

們的嘲笑，還有那低刀上的血和嚼草叢中的

骨頭的屠夫，這一切都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但是，我只有沉默，只有哀痛；

「南國之夜，南國之夜！可怕的南國之

夜！那兒是人道？那兒是人性？只有慘酷！

獸狂！我恨這南國之夜！偽美的南國之夜！

牠把那些苦痛，血淚和忍殘都蒙騙住了！」

伊接着切齒恨恨的說，握緊伊枯瘠的雙拳，

從伊蒼白而瘦皺的臉上也看出了南國之夜只

帶給伊的苦痛的回憶和悲淒的景象。

「先生，南國之夜是美麗的，是的，牠是

神祕幽美的，你走你的路吧！不要辜負了這

美麗的南國之夜了！你走吧！晚安！——伊起

了身帶着悽慘的笑對我說，看了我一眼，就

孤獨地離開我。我這時只有默默地，心中很

是難過，眼看着伊慢慢的走去，我不能說甚

麼，只有含淚對着伊的背影，看着這瘦瘠的

背影，一直看着伊慢慢的在夜裏消失；這被

「美麗的南國之夜」所摒棄的可憐的人！

……高聳的椰樹，銀白色的海濱，吹蕩着的

暖風，情話絮絮的情侶；南國之夜，南國之

夜是美麗的？可愛的？神祕的？

不，南國之夜不祇是美麗可愛。是的，

南國之夜是幽怨的，是充滿了哀痛；南國之

夜的背景和銀白色的幕後是血淋淋的殘酷的

黑夜！美麗而又幽怨悲楚的南國之夜！……



回國去

露瑩

「張先生，早安」。
早晨，萍剛踏進校門時，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很輕快地跑到她面前，笑嘻嘻地向她行禮。

「先生，我要回國去了，從明天起我便不上課了……」在萍還沒有開口的機會，孩子又操着不很清楚的國語，連珠般說出來。
「怎麼，你回國去了嗎？」萍低下了頭，很溫和地注視着她，「甚麼時候回國去呢？小玲！」有些兒感觸似地問着。

「爸爸說……廿五號早，就要搭很大很大的輪船回國去。」一張圓圓底臉孔，嵌着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厥起了嘴巴，很天真地拉着萍的手笑着說：

「爸爸說：我們坐的輪船，要駛過很長很大的海；爸爸還說，我們國內的家門前，有很大的池塘，塘裏有許多很大的魚；還有小鴨；果子樹；還有……還有許多小雞呢！」孩子嚕嚕蘇蘇（口旁）地說了一大遍。

「先生，你甚麼時候回國呀？甚麼時候到我家來玩呀？啊……大的魚；小鴨；先生，你不是對我們講過我們祖國的偉大，還要教我們回到祖國的懷抱裏去嗎？但是先生，你爲甚麼不和我們一同回國去呢？」也許是爲了看見先生不開口說話，孩子又這麼問着。

問着。

「我明年就要回國去的，小玲，你回國後要好好吃書，乖乖地聽父母的話，明年我回國後，就會到你家去玩的……」

「先生，真的嗎？別忘了到我家來玩呀……那圓大的池塘；小鴨；」聽了先生那麼說，孩子很滿意地跑開了。

一回國去吧！一望着孩子活潑的背影，萍情不自禁地脫口說出了這一句，隨即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便走到辦公室裏去了。孩子渴望着投到祖國懷抱裏的情緒，又何異與七年前渴望着返國升學的「她」的寫照嗎？

他是生在小康之家，六七歲時，父母便撇了她與世長辭，結果便在兄嫂的扶養下，渡過了那淒涼的歲月。

七年前的她，還是在×女中讀書，在師友們的訓導之下，使她知道了沒有學問的痛苦，使他明白了婦女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及不能立足的原因，於是她那努力向上的雄心，越發加強了，那時正是全國展開了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全國抗戰之際，爲了想在實際的生活中求得學問起見，那時返國升學的青年男女實不乏其人。而她亦不例外地希望着她的美滿的憧憬，崇高的理想，會有實現的一日。她曾爲了她的理想而廢寢忘食。她曾爲

了她的思想而加倍努力。然而在初中畢業那一天，晴天霹靂，她哥哥竟宣佈了她讀書的命運，在所謂「給弟妹們讀書，倒不如給自己的兒女讀書好。」及女孩兒橫豎嫁別家人，用不着求得高深的學問。」的理由之下，哥哥非但打破了她的回國升學的美夢，並且還堅決地判斷了她今後讀書的命運。那時的她，精神上不知受了多少打擊。她爲了要實現她的理想，不知和哥哥哥辯論了多少次，亦不知奔走了多少次，然而在這「可咀咒的社會」裏，在教育還是屬於「富貴人家的私有品」的今天，她怎能去實現她的理想呢？

她是一個堅忍的女子，她並不因此而退避，而放棄了她的理想，她根本不相信，她有着「一雙手而不能去幹別人所能幹的事，她堅決地相信着「路是人們走出來的」的真理，她堅決地相信着，她能靠她自己的力量去尋求光明，去創造她的理想，於是她在她離開了學校以後，便在一個朋友的介紹之下，離開了她的家，而跑到C埠的某小學去執教，她滿望着從她教書所得的薪俸中，能抽出一些錢來作爲返國再求深造的費用，可是事實所給予她的呢？未免太使他失望了！在這教員的生活，已不被人們所關心，甚至於有生死莫問之概的時候，教書先生能免掉「餓死」，已是萬分大幸了，難道敢希望能有餘款來做返國升學的費用呢？因此在粉筆塵裏鑽了七年的清苦的她，仍然還是一無所得地向着牛角尖裏鑽。

「唉！回國去！何年何月始能如願？」他有力無力地站了起來。

「響亮的上課鐘正向她示威似的當當」口旁」地響着！



最近上海的謠言太多了，其中最使人注意聲動騷亂和奔走駭告的，是關於陳誠和蔣主席謠的言。

「謠都」上海的謠言

白無垢

上海已成了反映人民的心理的「謠都」了。從交易所市場到大小街道，從京滬快車上到上海的新聞界，幾乎沒有一時一刻沒驚人的消息——在傳播，而人們對於明知是謠言的「消息」，還是樂此不疲的奔走駭告；同時，每一個關心時局的人，彼此相見時，也都拿「有甚麼消息」？來代替習慣了的寒暄語。人們是那麼地不滿乃至惡意現狀，人們是那麼地希望打開一個新的局面，甚至是關於打破現狀的種種「謠言」，也樂於接受，像喝一杯酒那麼感到「胜利的愉快」。而商人們，政客們，當然更有意地在製造種種謠言，以圖混水摸魚，於是，上海更一天天地變成了各符其實的「謠之都」了！

「謠都」上海在不久以前就有許多動人的「謠言」被後來的事實所證實的了。如關於發行大票，如關於白色恐怖，如關於取締民盟及打擊民主份子。也有許多「謠言」，因為事先被傳播出來，使有關方面驚愕和不好意思，而把原定計劃打消了，或打了折扣，如關於五萬十萬大票的發行，因「謠言」

先傳了出來而暫緩一時以維「尊嚴」；如關於郵電檢查也因「謠言」事先傳出而改變了檢查的方法和縮小了檢查的範圍；如對民主人士及職工學生的大逮捕大屠殺，也因為「謠言」先行傳播激起各方的反響，使當局不得不稍為修改一下原定的方針。當然，「謠言」又有向某些方面忠告乃至警告的作用，事例更多不必多舉。因此，「謠都」上海的「謠言」，又是某種事實即將來臨的信号，或是大部份人心趨向的反映。上海的「謠言」，實在不容忽視的。

最近上海的謠言太多了，其中最使人注意聲動騷亂和奔走駭告的，就是關於陳誠蔣主席的種種謠言了。關於陳誠將軍的「謠言」，今日差不多已成爲鐵一般的事實了。最先，「陳誠病逝」的謠言，是從北平來客帶來的，這位來客是綏署的高級長官。接着上海的新民報發表了關於陳誠將軍的長篇連載，不先不後，替陳誠將軍做起「行逝」性的「計聞」式的傳記來，激起了上海各界

〔上接 第五版〕

必須從學生的實際生活中產生，青年學生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許多問題，如升學就業問題，戀愛婚姻問題，休閒娛樂問題等，訓育工作不應忽視學生生活的任何方面，各個青年問題都是訓育工作的具體對象，訓育範圍必須包括學生生活的全部，範圍擴大則自然發現不能不開展的許多活動。還有學生活動，決不能離開現實社會，社會上的種種一定給予學生許多刺激，學生必發生反應，因而產生種種行動，所以訓育工作不能不顧到校外，儘可能控制校門外的教育因素，儘可能使學生接觸或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尤其是與社會改造有關的活動。如何接觸或參加，當然不是無原則的，應有一定的計劃及正確的領導。

除了建立制度，開展活動外，還須注意調查研究與聯絡。訓育學生必須認識學生的身心特徵及其所處的環境。所以個別學生的致意研究，學生家庭的調查聯繫，及當地社會環境的攷察，校外機關團體的聯絡均須計劃進行。

中學生訓育問題在方法方面，大體上可歸納爲健全制度的建立，訓育活動的開展，與調查研究聯絡三方面，其中訓育活動的開展爲整個問題的中心，建立制度與調查研究等，主要是爲了具體訓育活動的進行。

所述數端，其實都是現代學校訓育最基本的要求，亦爲中學訓育問題的中心所在，本文惟舉大要，至於詳細的分析研究，及具體實施方案，則尙待大家來試驗討論。

對於陳誠的謠言，而大公報中央日報也都先
後出現關於一陳誠近况一的消息，更啓人疑
竇。報紙上登載的是陳誠離東北到北平一
醫病一，而關於陳誠的傳聞者，如熊式輝羅
卓英等的行動，則以較大的標題來報道了。
申報潘公展最先接到關於陳誠一不幸的消息
一，他對編輯部的負責人說：「我意思，這
個消息應該發表，掩蔽事實是最愚蠢的。」
但是，沒有發下排字房，接到南京陳立夫電的
話：「剛才的消息，暫勿發表，并嚴禁傳出
。沒有法子子了。潘搖了搖頭苦笑：「可不能
開玩笑，難傳了出去，有殺頭的危險呢。」

但是「華美晚報」在華兩天也得到一個同事
的秘書「一可靠消息一說：「陳誠確實逝世
了，而且，不是甚麼老病胃疾致死的命，却是
被殺！消息還和「蔣主席被刺未中一消息有
關的。於是，這個「消息一立刻成爲「無價
之寶」而被流傳開去了。原來的「消息」是
這樣說的：當蔣主席在北平召集作義季宗
仁孫連仲等高級領袖，會商改組東北軍軍
機構的那一次最重要延長達六小時的會議
之時，陳誠是出席的，他坐在蔣主席貼鄰的
椅子上，突然在蔣主席和陳將軍的旁邊爆發
了一陣大亂，又是一聲鎗響，一個將軍用鎗打
中了自己的太陽穴，倒下去了，血濺滿了會
議桌上的藍布。立刻，蔣失蹤了，好像是爬
了出去了，而陳將軍爬不起來了，一死了國
了！

由於上述「消息」，連帶在市場上傳播
出關於「蔣主席遇難」的謠言，當局嚴厲取
緝這種「不祥的謠言」以軍法重處，然而謠
言還是流傳日廣。大公報把合衆社的關於蔣

主席遇刺的消息，不加任何標題，排第二
百頁下「國內簡訊」的末尾一條，然而
近來讀報的人大都特別注意這種不重要地位
的消息，因此看到的人還很多。因此更助
長了關於蔣主席遇害的謠言。關於這事不
的謠言，並且官方表示向蔣主席致敬的
報導，並非蓄意行刺一，而目的在於射擊
中對「蔣主席」的飛機，而在新開界射擊
飛鳥一，即將釋放一，而在新開界射擊
又不同。據說：那天在飛機場上向蔣主席
刺的空軍軍官，共開七槍，完全命中蔣主席
胸部及腰部，但「主席遇刺」及「蔣主席
新穿上美服贈送彈調馬甲及送彈帶」

談知識青年的路 左章

時代的聲響震醒了知識青年的迷夢，
終於走出了象牙之塔。埋向十字街頭。
統要一正因為他們是知識份子，從舊的傳
統裏多少磨練過來的，雖然時代已給過
他們不少知識份子殘餘的性格，在動盪
的十字街頭，他們再向前邁進一步。
也許他們有一個明天的信念，且也
們等待，就如等待奇蹟的出現。真正橫
互在他們心頭內，不是新世界新社會的
編造，而是環繞着自己發生的一些出路
，家庭，戀愛之類的問題。他們還很自
私，我好聽喜歡自由。一種小布爾喬亞
的自由，只講求自己私人的利益與享
受，跟着實際的局勢發展，陰亮晦明，也
們喜怒無常，表現更爲動搖，更爲務
得，也益發加重了他自身的苦悶。
的犧牲者，怪自己生上這末一個下好的

時代，就好像鄉下的窮措大，奇怪自己
如從歷史上空前的偉大時代，新興的勢力
正在作殊死的搏鬥。新社會的遠景只露
出了美麗的曙光，而今日落在青年肩
的責任，分明是讓勇敢的人負起這一
歷史的任務，領導世界進步的人，展開
民主的鬥爭，從人民解放的決鬥中，同
時解放自己。

以安然無恙。另一個有關的消息一則說，
刺客在擊中主席之胸後，當時隨侍左右的人都
主席頭部的射擊了，當時隨侍左右的人都
地上，有的溜了，只有陳誠將軍以身蔽主席
，他就如此殉職。關於刺客，有各種不
同的說法，大體正在審問中，所以官方保持
絕對的沉默，老國人對此事很注目，雖已同
採取了封鎖新聞的緊急措施。然而，也沒有
引起上海各界驚訝而更謠言更加蔓延了。

然而，不少知識青年顯然沒有如此
虛個人的得失與安全，他們有的只是私
人性的活動，對於力量很單薄，還不
節的，因此他們的力，因而悲觀，不
切意就也傷感得厲害，因而悲觀，不
。但這樣是不應解決問題，要解決問
題，只有向現實，而向羣衆，到現實
中去學習，到羣衆中去學習，在學習中
洗汰知識分子的劣根性，改造自己的思
想，以實踐充實自己是站在光明與勝利的
一前。

我們才會覺得自己是站在光明與勝利的
一前。

新巴利士庫百家

MODE ATELIER

Europa Djangkar

asar Baroe 123-125 Bat-C.

年關將屆

欲購製新衣者請注意

俗語說，「看人看衣服」，由此可知衣服一項之重要矣，本店所製之西式婦女衣服，尤其是男女兒童海軍衣服，其工作之精美，剪裁之適體，早已有口皆碑，中西人士莫不交口稱譽。

又目今百物昂貴，本店除售賣各種雜貨外，為適合一般民衆之需求，特製有一種堅固價廉之阿多北及携小兒出遊車，(Kinder wagen) 阿多北每部不過十盾，携小兒出遊車每部不過三十五盾，倘蒙各界惠顧，担保



下期起內容與形式均有革新。

▼：爪哇的作家實在太少了，因此週報無法編得好，這一點真是覺得抱歉。但我們總期力求改善的。盼讀者諸君多多來稿及來函指教。

▼：一年又過去了，我們也未能免俗，說一聲：新年進步吧！

▼：這一期刊出版以後，年關已逼近了。除日報將出增刊外，週報新年號的篇幅照舊。下期(第一六八期)本應在廿八日出版的，現在決定延至三十一日出版。下月四日休刊一期。十一日繼續出版。

▼：文藝的圈子實在太窄了，合于青年學生的胃口，但不合于一般的胃口。許多讀者來信要求把週報的內容更多方面化，學術化，我們決採取這意見，自

美嬌香粉

Tjiptaan Alam
tai jang melawan

BEDAK
Muguet
Victory

MENGASI KEPDEWASAN

美嬌勝牌香粉

MUGUET-POEDER FABRIEK

JUK PEN & Co.

MALAKKASTRAAT BATAVIA
TELF. No. 1456

